

寄嵐縣區幹部會

討論解決夏鋤困難

（青嵐所）縣農會於本月十九日，召集縣區幹部討論夏鋤工作及保護耕畜辦法。據各區查報，全縣檢種工作大體上已完畢，僅少數小墾子與蕎麥正在檢種中。全縣今年耕地面積超過去年，如一、六兩區（共八個行政村），即超過去年耕地數兩千頃。目前各村已進入夏鋤，由於去年災荒嚴重，產生了今年夏鋤中的兩種特殊情況：一是農民已將能囤的糧食，幾全部下種，目前有許多農民缺乏口糧，影響夏鋤的進行；二是今年種糜穀增多，加上雨量充足，草苗都茁壯，不抓紧鋤，將影響產量。因此會議中心，即討論了如何採取一切辦法解決口糧困難，與發動組織一切力量進行夏鋤等問題。

此 二 部 的 安 排 也 是 按 照 一 種 規 律

三個形式，今後仍應繼續採用，這就羣衆自覺自願的運動，以活潑農村借貸。同時可避免像歷年來的強迫命令及侵犯中農利益的行爲。

在組織勞動力方面，

據各區的反映，今年農

民普遍要求小農變工鋤

草，大廟溝、南溝梁、

五里水等村，已出現了

三人至五人的小型變工

鋤草。城關、坪後溝等

村，有不少婦女兒童都

參加了變工。會議決定

一、提倡鼓勵自我對

象的三人至五人的小型

變工組織，幹部起帶頭

作用，反對強迫組織和任其自流的兩

種偏向。二、發動婦女兒童參加變工

（河曲訊）

地抽動改王鋤區武表的

村如勞了叫他糧從二代成的

泉學不爲專上他口裏的由民組

區苗衆爲專上他口裏的由民組

七主大，他貴，引他口裏的由民組

給他的口糧歸貸款

強制地主苗學如

河曲沙泉村農民

業副搗力勞餘剩織組
地伏翻備準牛耕護保

鼓動丈夫動員老農，召開婦女座談會，並在農會上用黨義說服的方式，提倡婦女勞動的好作風。三、鼓勵勞動貧農民帶助老弱殘廢及膝寡孤獨缺乏勞動力，除農會決定對軍烈屬優待外，儘量採用各種方式的等價低價變工。

四、強制地主及二流子鋤草，夏鋤秋間限制地主串親友混飯，對二流子要督促勞動，嚴格批評其懶惰，但反對簡單壓迫的辦法。

可
向上按發，來發斤水山檀色穴腦。餘類

如要動力能有更好的組織，還可抽出一批剩餘勞動從事副業生產。在副業生產方面：會決定，由工商局發動七區靠山農民，採挖茶子五千斤，並酌收山貨，發押民鄉吃山的本銀。另外在畲支店收購二十萬噸炭，組織運輸，向水災區賣運一部分糧食，回會現有之二千斤糴子與組織婦女代織。

以質量評等級配布。以決定，只要有農會的工商局預支抵虧、開

各地農民
繼續互助互借口糧

(本報訊) 邊區各地黨案，繼續開展互助互借，幫貧苦同胞解決夏糧與搶種中口糧。

榆縣三區劉莊行政村代表會，爲解決貧苦農民夏糧口糧，即召集農會、貧農團幹部共同商討新法，決定發動羣衆互助互借，並

將村中有粮的人家逐戶研究，會後公選進行個別說服勸導員，接洽召開大會，會上農會主任何應中將互借救災之道理解釋以後，並再三聲明所借之糧食，農會保證秋後歸還。當場就有中農張懷仁、中農張萬厚(貧農)、中農張根全等，自願借出糧食五石、三斗。後又召集五戶分會，議其秋後報後，又經代表農會、貧農團逐戶研究和貧農民主討論，決定借給十戶無現款銀羣，進行搶種。

府谷六區五鄉

鄉寧東溝婦女

軍鞋做得很結實

(新華社呂梁電) 鄉寧東溝村有一十二個服軍動的婦女，今春每人要完成一雙軍鞋的任務，當時雖然訓練繁忙，但大家情緒很高，都踴躍早起，擠出時間趕做，按期完成任務，而且質量很好。如產良子女人，丈夫支前走了幾個月，家中很忙，除給變工組做飯外，還要抽空下地，但她做的軍鞋做的最好，重量超過了一兩，每雙鞋底子都納了兩千多針。毛板的女人針工雖比較差，但做的也非常結實，一雙鞋做了一斤半重，底子五分厚，繡和底子都納的很密。婦女們一致認為給自己的隊伍做鞋一定要做好。(楊平)

山陰後所等村農民
積極興修洪水渠漫地

府谷五里墩等五村修復水路八里

組織剩餘勞力
跑運輸打短

（青嵐訊）大
德濟行政村秋田
下橋後，組織所
有剩餘勞動力種
鳳梨，開闢及鑄
口銀。後由家福五戶農民組織起三聯二牛合夥鑄銀輪，
毛車去府谷歇驛，牛從青嵐向興縣運役。秋鹽的已取回
四百來斤，賺下本幣二百八十萬，買下小米二百八十斤
。有的村組織挑工小組，出外打短。另外附近山上藥材
甚多，大堂溝兩戶農民掏下三十斤甘草，能換小米十五
斤多。齊地生三天掏下黃芩十七斤，雷二蘭熬下十五斤
色藥膏子。現在兒童婦女們都紛紛上山採藥。

（王漢章）

河曲翟家溝代表翟二安
勸說群眾停止「領外

（河曲訊）五區霍家溝自然村，有個迷信習慣，年年陰曆五月十三「領牲」殺豬，浪費很大。今年陰曆五月十一日開會討論時，有一部分人說：「古人留下的，沒大豬，領個小小。」又說：「這兩天落豆正用雨，不「領牲」怕老天爺不給下雨。」中農程三飛在一旁說：「湊甚事！咱活了這麼大沒見過個神神，還是誰勞動的動誰家過的好。」代表霍二安說：「政府初八才給咱賣上穀子糧食，殺上個三十斤重的大豬，討得三四斗米，婦女外甥來吃上頓飯。」

一、節省下吃素、人工，集中力量開生產。（洛陽）

紡織簡訊

河曲高家峯全村三十架織布機全部動起來，有七十八個婦女織布，二百一十個婦女紡線。羣衆用自己織的布，就向工商局換回五百五十斤棉花。杜良貴原只有三斤棉花的本錢，不久又賺到七斤。（霍文煥、杜傑才）

紡織簡訊

河曲高家寨全村三十架織布機，都動起來，有七十八個婦女，織二百一十個婦女紡錢。單家用自己織的布，就向工商局賣五百五十四斤棉花。杜良貴只有三斤棉花的本錢，不久就收到七斤。(據文煥、杜傑才)

旅行紀要

這次旅行，我在綏化縣委會劉家莊住了十天，又到了佳木斯、牡丹江等城市參觀了第一、第二兩區黨部及農會。在佳木斯和牡丹江時，曾與農民團身後的各層政府機關接觸過。現在農民大家有了土地、有了房子、有了牲口，每戶人家都有糧食生產，封地幾十畝到一百二三十畝不等，農村的生活已大不相同了。是貧困中農業的家，區政府的區域也都是農民選出來的，封建勢力完全摧毀了；再看不見人壓迫人的制度。一切農村裏的分地、生產、衛生、教育、軍事、自衛等工作，都是由農會來負責的。農會主任及委員都是用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，他們都抱了一爲人民服務的精神，處理事情，都是因公平合理的。農會主任非常辛苦，起早終黑，東跑西跑的，但是他們感到十分痛快。劉家莊農會副主任王廷對我說：「現在沒有地主來欺騙我們了，我們要增加生產支援前線，打垮老蔣將領保護我們的國家。」這是大眾的意見。農民生活極端成了生產小組，有什麼困難用集體力量來克服。「過去生產爲中心工作，現在生產自己做了。有了土地，有了牲口，不怕怕！」這是一個生而小小組組長對我說的。

(一)如何完成種麥？(二)如何完成套作？(三)如何推動各種生產小組？

我們在鄉下走訪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兄弟弟的。我們問下鄉情形怎樣的問題時說的是：

——一個農民對我說：「共產黨分了地給我們，要我們幫我們來種植。從前佃給我們，官家還有壓迫我們，向我們要出苛捐，」(川南則低價徵購)。我想，在將軍區對於農民用的是三徵政策（徵兵、徵錢、徵糧）和收租納稅等等層層壓迫，農民所享受的是封建剝削。縣長是老爺那裏肯下去去替農民決死呢？」

參軍在農村裏認識了他最光榮的事實。我在他這裏看到了十二個青年農民去參軍，他們都戴了花，騎在馬上，學生快歌隊還敲鼓齊步動了全屯。『我們參軍是光榮的，保國、保田、保家鄉，』武將介石爲人民報仇！這還是徵發參軍的幾個男男女女少婦婆父老們叫出來的神話。內中有參軍農民的父母妻子，跟隨軍隊直往了喚囑同樣的叫出來。參軍農民騎在馬上，面部上顯出英雄殺敵的神氣，使我非常感動。在將軍區裏壯士是抓來的，綁來的，解放區裏則是自動地踴躍地去參軍。解放區兵源是無限的，農民解放後，經過了土改翻了身，政治上有了覺悟，認識了保衛國家保衛家庭是他們的責任；同時參軍家屬有什麼困難都會由農會來替他解決，參軍的也沒有移額之憂了。參加抗戰也是國民高貴的一件大事。農民都很關心的預備了大車、牲口，要到上前線去。在解放區，處處有電燈照耀着奔馳而去，在民生自由空氣中追逐着麥子、稻禾，修補房子，快樂的生活和工作着。

東北是中亞的大富源，有煤、有鐵、有森林。東北的交通四通八達，共有

獲贖，再說固甚，也不能給你當個兵。」

王二小的父親、母親知道兒子被抽兵後，哭著去找了幾次，均被關匪趕了出來。二小放心不下，就住家裏跑，但還沒定則拐巷就被追回，被打了五十軍棍。

當了一個月的受氣兵，走一步都有人在後跟著，當關匪南開時，他便和同鄉楊樹鈞、豐西兒三人逃出，因走路迷失方向，三日就被鹿汾縣公安局抓去，押在監獄裏不到十天就被非刑拷打過三次，第五次審問時，坐老虎椅，灌辣椒水、皮鞭打、板子打、綑種子！王二小關匪受傷，幾次韋編。最後判了他七年徒刑。

一天兩碗糙米粥，喝的實在支持不住，一間半天的監獄，住了二十四個一籠大，沒有一個不餓得發抖的。

去年夏天，這一羣關匪被抽了七個因傷致死的伙伴。我軍醫及臨汾的砲火傳到了監獄，他們高興的說：「還可有丁個份砲火！」二月中旬，一二六個一犯人散

——行暴糧搶村則長介平在匪圍記——

「麥子！麥子！你要叫我吃就慢慢長，等八路車到來好收場！」這是習中麥熟時節，平介長則村一個老太太指撥麥子說的話。她的意思是人民解放軍快來保衛麥收，他們才能吃上麥子。由此可見習中平川人民是何等急切盼望解放軍的。

平介長則村老百姓普遍稱呼閻匪搶糧是個沒有底子的口袋，永遠是填不滿的。去年八月間，閻匪開始在該村徵糧時，一進村就打糧催逼。閻匪鄉人員就運糧三天兩頭來，不給就抓人。到十月間，某寨因無糧可交，被逼的逃走了五十多戶人家。匪徒們一見眼就紅了，殘狠地把逃窮人家的房子，燒了四十多間，並威脅某寨：「誰不向來交糧就燒房子。」

匪徒們看見威迫也不行，又製了一個花樣，先將全村某寨集合在村北大廟裏，緊閉廟門，派門匪鄉村武裝持槍把守。要某寨自動報糧，偷走了十多石。三次來時，把某寨擁住後，用鋼刀一把，在桌子上一拍，兇惡地說：「誰不交糧，殺誰的腦袋！」又被抽走幾石。四次徵糧時，把某寨趕到一起，指名要糧，拿不出來，就割了衣服，在廟門數九天，關在冷房裏，活活凍死。一個老太太被逼報了二斗，取保回家，但東拼西湊，只有幾斤，不敢去交，藏在村外，把腳都凍爛了。五次來時，把糧子捨在房樑上，不交就吊打至死。六次就派閻匪保警隊挨家搜索，掘地三尺，翻箱倒櫃，掠奪一空。七次，匪徒更爲奸猾毒辣，開會時，閻匪村長拿着一把刀，一條繩子，向某寨說：「你們不交糧，我就自尋五常呀！自殺的意思！」一羣人知道這箇瓜牙是不會自殺的，洞悉他的機計。但他要是一關臉，可就受不了，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，只得把僅有一點糧拿出來。八次，匪徒們就更狡猾了，到各家裏去，把能吃的東西一點也不剩下，結果，全村一百多戶，匪徒只搜到二升雜糧，仍一顆不剩的拿走了。真的一點糧吃的東西都沒有了，匪徒們就運糧某寨到外村去換錢，贖回後全部被收去，閻匪以此造成某寨出村結仇，人人結恨，維持他的血關統治。但糧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閻匪的兇相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。

長則村有一百零五戶人家，六百八十餘口人，其中能勞動的有七十三人，共有土地三千四百畝。去年因爲莊稼被凍死及閻匪三天兩頭到村搶糧，羣衆沒有好花生產，平均每畝才產糧二斗。麥子雜糧各半，折合雜糧一千三百一十六石。可是被閻匪運要去的糧食，那就說不清了。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，大寨的就有：糧銀麥子一百二十多石，布頭幾、棉村開支、慰勞費、村派飯以及閻匪鄉長、鄉領員等私自強詐的共麥子九十五石五十斗。隨又被抓村民麥子七十多石，被搶走六十多石，總共三百四十五石五斗。閻匪規定雜糧二斗九升折麥子一斗，合糧銀一千多石，只剩下三百多石，羣衆每人

保德前台行政官故城村，劉佩增端
覺有個使露瓜熟餉的辦法：「露瓜要
早吃，就拔牠牛角的辦法：一當瓜苗長
到二尺多長時，³⁰牠齡上一次，再長了
些就把正頭卡了，使牠生出傍頭來，
留下兩條就是牛角條，這牛角露瓜兒
結得快，長不大，能多結，能早吃。